穆堂别稿

穆堂別稿卷之十

臨川李紱巨來

論贊銘

黄鍾爲萬事根本論

萬者數之盈也漢書謂數者一十百千萬也物之數無算則事之數亦無算而數極千萬故統稱以萬事而事無不舉矣事繁不可無以理之理之法繁必求其本而後得其條理之端焉物有短長治之者必以度物有多寡治之者必以量物有輕重治之者必以權衡物宜圓則治之者必以規物宜方則治之者必以規物宜平直

則治之者必以準以繩治事之法在此八者而其本安在則律之黃鍾是也昔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雌雄各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于是度量權衡規矩準繩之法皆因此而生焉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其法起于黃鍾管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

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由是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為五則合度量而萬事可得而理矣是故黃鍾為萬事根本也昔有虞氏之巡四岳也所至必曰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蓋律之重也如此雖然古律管不傳久矣黃鍾之宮或以為

三寸九分或以爲八寸一分辨之以秬黍而黍亦未可恃也地一易再易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今之黍肥瘠大小果合于古之黍乎夫作樂者咸謂定黃鍾之律以求中聲不知中聲在人不在律也今

聖人在上心協于天地之和因心發聲以定黃鍾之律因以正度量權衡規矩準繩之法道德一風俗同矣根本既正而萬事豈有不就理者哉

此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試題也應試之作必依原書本解生徒有來問題義者依舊說作此應之蓋章句訓詁體不足爲文而理亦不如是也康節好言數

歷律尤自秖才爲此言其實一事一理此事不必本于彼事萬事共一理此事皆可通于彼事以分殊言萬事不必本于黃鍾以一本言萬事皆可以爲黃鍾之本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取遠取皆可以爲易本則何物不可以爲黃鍾之本卽如度量權衡入者轉而施之度卽可以爲黃鍾之長本量卽可以爲黃鍾之龠本權衡規矩準繩無不皆然卽入物之中隨舉一物皆可以爲七物之本如度之徑圓偶方卽可以爲量本度之重輕卽可以爲權本橫其度卽衡本旋其度卽規本屈其度卽矩本引其度卽準繩之本何

必黃鍾乃能爲萬事根本哉凡術數之學多支離其
辭恢張其說以驚愚而駭俗不知有識者觀之不直
一哂也制器尙象大約聖者作之明者述之謂一切
制度皆聖人所作可也謂某聖人作某器則亦姑妄
言之耳戴記檀弓篇謂某禮自某始以他經攷之並
多不合况物原事始之述白虎風俗之通不無揣摩
傅會彼皆後世之人言古初之事孰爲傳之孰爲告
之乃謂某器在先某器在後某器本於某器不問而
知其妄若以理推之則度量權衡規矩準繩爲政治
所急需聖人作之必在所先治定功成然後作樂則

黄鍾之作必在度量權衡規矩準繩之後此不必援
引書籍而斷之以理可確然而無疑者余旣術從學
者爲順時應試之文不得不申辨其理且　御試用
此題未必定以其說爲是或亦慮拘儒小生信曲說
偏論貽誤于無窮故令論之耳凡作論之題其理有
是有非與他題不同如其說皆是則亦無可論矣故
論辨之文多是駁正舊說韓評臣歐縱四王荀卿蘇
武王諸論皆駁題柳論則無不駁者葢論之體然也
後世科舉之論皆束以一家之說循題敷衍全失論
體　制科之題豈如是足以應之也哉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論　鄉試

天之所以與我者卽人之所以為人盡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卽盡乎人之所以為人古之至人首出庶物而奉天立極不過一還于天之所以與我因以盡乎人之本量焉而或者不察徒震于其名而不究乎其實以為是必有獨得之秘而天有別授之神奇也其亦過矣昔周子作太極圖說旣曰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矣又以其餘意演為易通而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甚哉通書與太極蓋相為發明而互為表裏也夫聖人之道廣矣大矣放之則範圍天下而不過精之則曲成萬

物而不遺推之於前而莫得其端倪引之於後而無所
終極舉凡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山川河嶽之所以流且
峙飛潛動植之所以各遂其生而天下國家之所以均
平而齊治靡不函蓋于聖人之道焉而僅曰仁義中正
而已也毋乃小覷聖人而不足以盡其全也哉而不知
非然也今夫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之爲道其亦無乎不
舉矣而試析而言之春何以生不過曰元而已矣夏何
以長不過曰亨而已矣秋何以收冬何以藏不過曰利
而已矣貞而已矣而聖人之仁固卽天道之元也聖人
之義固卽天道之利也聖人之中正固卽天道之亨與

貞也元亨利貞足以爲天而仁義中正不足以爲聖人是謂天道不足以盡聖而聖人之道猶出于天道之外也豈理也哉我觀古之聖人道足以育萬物而不過自成其仁道足以正萬民而不過自成其義因情制禮足以法天下傳後世而不過自全其中智足以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而不過以自全其正葢渾而舉之則曰道析而言之則曰仁義中正而放之則固天地古今之所不能盡也甚哉仁焉義焉中焉正焉而聖人固已無餘道也盡乎天之所以與我即盡乎人之所以爲人盡乎人之所以爲人固非聖人不足以語此而猶謂仁義中正

未足以爲盡聖人之道至疑其有獨得之秘而天有別授之神奇也其亦未明于周子之旨而易通之義闕不講歟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論 會試

天下至虛者氣而至實者理氣不虛不足以流行理不實不足以主宰夫理也氣也始合而終分既分而復合知其合而不知其分則何以明于天人之所以相與知其分而不知其合則無以明于天人之所以同歸則誠之不可以不講也聖人之經言誠者莫詳于禮中庸一篇程子表而出之遂與語孟並行周子之作易通也既

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甚哉其貴誠也張子正蒙乃益推廣其義旣明乎天之所以爲天與聖之所以爲聖又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益深有見于理之實然者足以溯流窮源通于天人之故而非徒苦思力索而得之也嘗試論之鴻濛之初於穆之表渾然一氣耳氣之往孰使之往氣之來孰使之來氣之消孰與之爲消氣之息孰與之爲息不過曰道而已矣而自夫人之生也遇親而知愛孰使之愛遇長而知敬孰使之敬何以秩然有節而有文何以灼然知之而弗去不過曰性而已矣顧道之所以爲

道與性之所以爲性則又不過同一實理而非別有他謬巧也此理在天則分而爲元亨利貞此理在人則別而爲仁義禮智元與仁利與義亨與禮貞與智同一實理之所爲實則无妄无妄則誠誠則天倚之以立人恃之以生而天人俱得不實則妄妄則非誠乾坤或幾乎息而天失其所以爲天者人亦失其所以爲人而謂天道與性所以合一者不存乎誠哉蓋自始而言之性此誠天亦此誠本合一而無所分自其後而言之則氣拘物蔽而失乎性遂與天道分焉而不相合而苟能反身而誠而由人以泝天因人以見天盡人以達天則我之

性既還而天之道亦無異矣在昔司馬君實語劉元城器之以一言而終身可行曰其誠乎葢亦有窺於性與天道合一之原而張子論釋氏之學則曰誠而不明夫不明則不誠釋氏之誠非誠也其亦由于苦思力索而得而不能如斯言之足以溯流窮源無少悖于誠之本義也夫

天地只是一春論 館課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顧生物則不徒于生之必多其所以生之之道而生之之功乃成而生之之心乃無盡故有時若縱物之生而不少惜有時若抑物之生而使

之不得逞有時若摧挫之剝落之使物之生意幾息滅
而不可復見而生之理愈以全其始也殊塗其究也同
歸朱子論四時之理謂天地只是一春何哉彼其言固
曰發生之初爲春長養即爲夏收斂即爲秋消縮盡即
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發生之氣雖然謂
發生爲春矣謂長養亦爲春可乎長猶生之過焉者也
收斂消縮則既與發生相反而何以謂之春人情之于
物也愛之而欲生之則必極所以生之者而又慮其極
盛不可爲繼則又抑閼焉靳惜焉紓吾之力以蓄彼之
機極其迹至於相戾而不相蒙而實以曲成其初念恭

求濟吾事焉而不必尸其功求盡吾心焉而未嘗言其
利其綢繆委曲至于如此如徒曰吾旣已生之矣生之
而吾之力或有所不繼非吾之所恤也且彼旣已生矣
旣生而一發而不能收亦非吾之所知也則其事將有
所窮而其心亦浮薄而不情天地固如是哉朱子嘗謂
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
則生之攻也冬則生之藏也則是春固以生爲生夏卽
以長爲生秋與冬卽以收藏爲生四時同一發生之氣
則四時同一春而已而又何惑乎他日朱子論人心之
仁曰人物之生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天地之心其德

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别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盖舉一春而四時之氣備矣彼三時者固亦曲成此生物之心而已而豈有異旨哉且夫朱子之學本于程子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觀物于静中皆有春意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朱子之論其源實出于此學者參敷說而觀之潛思力索有以得其

氣象之所存而設誠而力行之庶幾天理流行隨處充
滿而仁亦不可勝用矣

天津道年副使像贊

軒冕之榮而蕭然高寄韓魏之家而欿然自視林木幽
深溪流清駛巖居川觀樂維仁知賢哉吾友獨窺此意
出塵之姿遠大之器

張爾徵侍御像贊

其氣之勁似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其品之高似鶴
翺翔寥廓而不屑不潔斯古昔狷介之彥可以鍼砭鄉
愿而幾于進取之列者歟

盧翁存之像贊　庶吉士秉純祖

幽并義俠唐魏儉勤此翁之貌非翁之神也排異端禁佛事其識甚高性甚淳也年上壽積于厥身發爲文章于其子孫庶幾得翁之爲人也

鉦楯贊　癸未爲禾新劉丞題

以爲枅以爲硯以爲大圭首人耶物耶唯唯否否皂帽烏衣亦孔之醜其氣則豪執鬼而割噫天下鬼多矣安得盡齒爾劍盡落爾手

劉别駕白鏡圖贊

太史公有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銅爲鑑

不若古爲鑑之勝也然古爲鑑又不若心爲鑑之隨念而應也致良知求放心乃自鏡之正也聞君嘗事斯語見必早定也

譚襄敏公點將圖贊

將兵難將將尤難如身使臂體分而氣聯維公命將洞燭幾先南征北伐海宇晏然鴻勳偉績日月行天俞戚諸君附青雲而益傳

吳同人像贊

端坐而思厥思匪夷豈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蓋不夷不惠一龍一蛇超乎斯人其曼倩之與友而摩詰不足師

歟

明經董君像贊名純字文若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終日端坐即之一團和氣仁孝之腴詩書之味伊何人耶蓋明司寇撰菴公之孫漢大儒桂岩子之裔

貞節徐孺人像贊

平生望古懷嚮往舒文節文雄策萬言節勁死百折近聞下

詔褒女士舒松雪孺人作松雪咏以見志自號松雪道人四德本庭訓兩髦實夫特藐孤得雙珠遺經自解說坐使孟陶奮烏識仉湛

別陰陽孕靈秀日月同昭揭莪莪南州舒先後兩人傑
維松四時青維雪萬古潔邦憶梓溪梓歲與各凜烈

朱夫人贊

高梧修楊林下之風紅蓮翠竹君子之躬蘊兹令淑象
服是崇我識令子欽毋德充載書彤管流徽無窮

黃翁像贊

其貌古其衣純口不絕乎詩書而心不慕乎縉紳斯何
人耶詢其氏族則江夏之名家攷其里居則滇南之篤
公而臨川之逸民也

臨川　李　紱　巨來

墓誌銘　墓表

誥贈中議大夫太常寺少卿加一級唐公墓誌銘

宋史以曾文定公鞏劉侍讀敞合傳稱其家學有兩漢之風蓋曾劉二氏兄弟子姓並以學問文藝爲世所宗庶幾于中壘龍門扶風之遺而其先世各有所蘊蓄積累而後大昌非僅邁迹自身已也曾氏自密公會公已負天下文望劉氏祖父亦稱篤學曾公官止太常博士斯立僅轉運而二氏之盛實由之戴記謂三王祭川或

原也或委也先河而後海謂之務本若我
朝文獻門閥尤盛于古昔而江都唐公葢其一焉公曾祖
諱某以歳貢生授開化令不赴鍵戸著述有詠梅山詩
集甕炬編等書其源固已遠矣祖諱某由太學上舍生
任鴻臚丞考諱某與仲弟某並爲名諸生本生考諱某
行居季嘗以戚里恩任南京緹帥非其好也明命汔遂
不仕公家故以高貲聞淮揚間歳甲申明鎮將高傑與
黄得功爭鎮揚州兵亂野掠緹帥公盡棄産贖里黨子
女之被俘者家遂落是時公隨厥考奔迸南北年十五
六猶未得挾書從治舉子業比公世父没以公爲後始

就傅未幾學使至公請出應試師以未習時文難之公立就兩藝師大驚益公性奇敏也明年遂補縣學弟子員益肆力為詩古文兼工小楷每試必高等名大起南北士大夫過揚者訪名下士必詣公後進之士皆欲來

祖遇

覃恩贈公中議大夫太常寺少卿加一級清卿也公諱詩系出周唐叔後先世自高郵州遷泰州六世祖始遷江都今為江都人初配卞夫人事姑以孝稱生四子繼配吳夫人在室時嘗封股起母疾公聞其賢故請為繼室生二子並贈太淑人女二人壻日歲貢生陳新楷邑庠生

顧鳳戚孫男十三人入縣學者三國學七其一舉於鄉矣二㓜女十七人曾孫男七人女四人諸孤將以某月日卜葬公於某山之原來請為誌距公没時踰二十七年矣歐陽公所謂非敢後也葢有待也顯榮褒大於是乎在銘曰

斯文之生乾坤之清氣也彼陰陽絪緼久而侯乃至也國家統一四海垂百年天文人文於時賁也桐封之裔文侯文公宜引其緒也公蓄而不施子式穀似也豐碑有曜光爲幽也誌且銘焉用風乎世也

某甫曾公將以今某年月日就窆其長子庠生某寓書述公爲人屬余誌之謹按其辭書焉公諱某字某處士某公之長子也性警敏有才畧豪宕尚義而處門內則特以孝友聞少習舉子業明季漕法里民自運公壞舟破產償官家大落又丁天下離亂遂棄學商於閩公故有心計數歲遂擁厚資已而嘆曰吾之爲此直以飢亂所驅耳徒守此如奴何爲乃散其積以周宗族或喪或婚不一人閩人有出妻償債者公遽代償之偶如廁見一人方自經急下其繫詢之則牙人爲商所偪者也公爲還貨銀五百兩其以稱貸負公者終數千金公事父

甚謹惟所命立遡之壬戌四月父病篤躬侍湯藥夜不脫冠帶請命于天祈以身代父夢神人語曰爾數已極上帝以爾子請命之哀復益五月已而父果于九月乃卒母某孺人早喪繼母某孺人公事之如所生弟某繼母出也飲食必俱延師課之已復爲援例入太學友愛至終身不衰嗚呼是可誌也已世衰道喪曬貨利而疎于骨肉富人聚財如撲滿入則不可出輙乘人之危以爲利甚者視其父母兄弟如路人剡宵誤損毫毛波及困阨哉如公之能義又孝且友可無誌乎余故爲太息而書之公元配某氏繼某氏子三長某次某次某女三

人銘曰

公爾其德以藏於窀既厚厥身必流諸後昆吾以觀公之子孫

會昌鄉飲大賓劉翁墓誌銘

翁姓劉氏諱文定字石麟劉故會昌望族值明鼎革祖諱昌才父諱啟汪俱不仕家中落始棄舉子業治生產翁故明習書算徵貴徵賤億必中又天性仁厚忠信所至人親暱倚任之家遂稍豐嘗曰吾爲善有資矣吾學業既不成不能通仕籍利濟天下區區爲此欲藉以稍施於州閭鄉黨耳于是親族有所求必應助昏喪尤力

負責者不收聞其飢寒更郵之郵有溪病涉造石梁以濟壞復爲之費白金逾千兩族子弟孤弱者扶立之飄泊歸之授以室給以田宅不一人歲除夕有盜匿暗室燭而出之引與同飲曰君良家子也安得至此贈遺諄誨卒爲善士來鬻產者厚售之益直不倦有墨令招素鬻產者十數人俾控翁短價將甘心焉翁聞之卽延諸人至家曰價不足我當益何控爲吾銀寧厚族戚不以奉賕吏也悉饜所欲咸愧謝以去康熙乙未歲

詔天下州縣舉行鄉飲酒禮縣令舉翁大賓驥典始行觀者若堵咸歎息謂如是翁乃不媿是典矣翁生於順治

庚寅五月卒雍正壬子十一月得壽八十有三次子諧生名通者昨歲來請業今歲己未冬復走千里來請誌翁墓余惟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濟物必待一命者非攝尺寸之柄不能以有爲也然素封之家千相役萬相僕其凌物也有力其濟物也亦有力孟子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不仁若翁之好善樂施固合于周禮相救相賙之義然非明于懋遷之心計亦烏能行其德至于精心計擁厚貲而不能好行其德徒留爲子孫損智益過地豈不愚哉誌翁墓可以教天下素封之家矣翁娶王氏繼娶楊氏有側室亦氏

楊子四人長魁郡庠生次卽適又次明邑庠生又次述女壻曰王并樗孫男十三人女一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于某山之原銘曰積而能散天所贊有而不尸來不貲恩澤在人斯銘當弗湮

勑封翰林院編修林君墓表

天之生材今不必異于古而後世常乏材則所以用之者隘也用之隘而以不用爲用則今大府以下至於牧長之賓客是已周禮六官六軍並有佐屬大則命于朝其次皆自辟除故足以盡天下之材漢時佐治者有除拜有府版若范滂岑晊各盡其材其太守反不過坐嘯

主盡諸而吏治之隆莫尚焉隋初罷辟署令吏吏治始
衰然唐時節度觀察團練防禦諸使幕職猶得奏請辟
署其未有官者皆謂之攝則用人之塗猶廣也宋元以
來徵員皆命于朝而山林遺逸之材乃始散爲封疆守
土者之賓客不用之用雖亦足以爲功于世而其人有
功而名不彰良可惋惜若松江林君其尤賢者也我
國家旁求俊乂野無遺賢
世宗皇帝始命督撫諸大臣舉幕中賢士而林君已謝壯游歸
老于家以子貴
勅封翰林院編修矣君諱企俊字宮升以試不售題其室曰

蓬軒人稱蓬軒先生先世居上海復遷郡城四傳至景暘由翰林仕至太僕寺卿爲有明名臣太僕生有鱗仕至四川龍安知府龍安生希顥選貢生明亡不仕省郡志三世皆有傳選貢生于威爲名諸生君考也君生而穎異師處士吳騏爲有用之學以第一人冠郡庠歷試於鄉不舉顧學益閎富涵演朝章國典河漕鹽屯兵食大計無不悉其利弊坐言可起行相國武定李文襄公爲君考執友聞君外艱服闋致書相招文襄以經濟名天下君有助焉嗣是督撫聘幣相望於道轍跡遍四方故相國沁州吳文端公雲貴總督巴公今尚書蝶園徐

公皆一時名臣並參其幕府孟子謂觀遠臣以其所主
君所主若是可以知其所抱負所設施矣以視范孟博
岑公孝爲功于一郡者不啻什伯倍蓰而天下莫能指
而目之則彼職雖功曹實身治官事而今之大吏賓友
深藏密覆即姓字莫可窺其實能用材者人之材即其
材主不必掠美賓不必讓美也君所主皆大賢固不爲
掠美而君性謹厚遠謙碩晝未嘗一以語人章疏告諭
絕不存稿晦其才又可以知其德矣所著惟蓬軒詩文
集六卷四體雜式四卷並藏于家生平事親篤孝勇于
爲義建家廟復太僕公義田助族黨婚葬不遺餘力善

行多不能悉書也生順治癸巳三月朔卒雍正甲寅九月八日壽八十有二娶章氏有婦德先卒子二長令愉國學生亦先卒次令旭翰林院編修常請假歸省

世宗賜君松花石硯一方八䕺二觔內府寧綢二匹異數也嗚呼君之學旣大行矣名不自已出可也况乎受淸華之封蒙

尙方之賜雖使遇于時亦豈必加于兹乎又以知天之不負材而

國恩之無不被也令旭來請文表君隧洎著其實俾來者知自奮患非材不患其不顯也

附林編修書

晚生林令旭頓首老先生大人閣下令旭迂愚無識居常守拙不敢妄攀附貴顯待于座主高安文端公寓舍得一見顏色荷蒙青睞而同鄉黃唐堂宮允老先生門下士也從其案頭得讀大集竊以為是當時之歐陽也遂因唐堂先容造門叩首以先人之誌銘請老先生不拒許為撰述令旭寸心感激實踰尋常

會老先生奉

命南行繼遭太夫人之喪讀禮居家音問闊絕比者三年服闋中外想望丰采而大臣之出處進退自有本末

則老先生之卽赴

闕廷與否正未可必令旭私情不勝迫切歐陽公有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後世言之不純信則傳之不久遠曾南豐曰銘誌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託之非其人則書之非公與是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始可託以傳老先生之道德文章非數百年而一有者乎先人生平行誼雖無赫赫可見而至誠不欺篤于爲善其力卽有所不能至而其心無不至焉者不幸不能有名位顯榮于世托迹幕府凡所施設率以功歸主人未嘗自言人鮮知者而所

爲欲夫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則固未嘗須臾忘也老先生有樂道人善之心以發潛德爲己事如先人者宜在所採之列斷無諾之於前而今復吝之於後者誠得早賜一言勒之貞珉使于百世後信老先生所書之公與是而因以信先人之爲人則傳世行遠有光于泉壤何如也令旭不勝感泣翹首以待前所呈行狀恐時久或遺謹再奉一通貴邑令李君同鄉戚友也從其家郵附寄以懇老先生鑒其誠而弗虛其請幸甚幸甚令旭頓首

誥封太夫人鈕胡䲨太君墓誌銘

太夫人姓鈕胡魯氏滿洲貴姓也

本朝配享

太廟異姓功臣僅六人而以父子與其列者二家一爲宮爾佳氏一爲鈕胡魯氏他族莫能比焉太夫人生而賢明父諱邁某以佐領駐防西安太夫人年十四祖母携歸京師相攸于那蘭氏得佳壻二等侍衛以子貴贈副都御史諱牛勒者豁達毅勇稱其伉儷那蘭爲葉赫國姓其族尤貴舅諱某方任本旂副都統舅兄任都御史弟任頭等護衛其兄公亦任王府長史太夫人至家則咸以爲賢康熙己未舅分統禁旅往征雲南明年賊平歸卒

于道贈副都御史公以哀毀卒太夫人年甫二十以死自誓撫遺孤子一人女二人親黨莫能存有同産親覬得其田宅者百方凌迫之不爲動夜遣奴持刀踰垣詭爲盜賊之狀垣忽傾奴墮折足燭之以實對太夫人泣曰若利吾産耳何至是遂僦屋他徙故田宅器物一以讓之戚黨爲不平則謝曰吾全吾孤兒女可矣餘豈足道哉然困絀日甚以鍼黹自活而課子甚篤子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己卯秋試落解適刑部考選筆帖式太夫人素習

國書通鑑綱目諸書皆能成誦居恒以教子因命往應郎中

其選明年外補山右巡撫衙門筆帖式雍正癸卯選太原府理事通判丁未內遷刑部員外郎
世宗皇帝特授山西按察使僉事分守冀寧道累遷廣西按察使調任雲南坐遷布政使又調貴州癸丑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南北行逾萬里並就養任所訓其子廉仁不異攜嬰時尤諄諄以報
國恩爲重謂吾母子由孤寡躋通顯非
朝廷殊恩何以有此乙卯過
覃恩誥封太夫人是秋之杪得微疾驟劇
世宗龍馭上賓哭三日不絕聲疾遂革十月二十五日卒彌留

時以一僚授予婦言吾以廉揚子故仕宦三十年無餘貲吾節縮日用歲得銀若干恐子窮喪具或受賻賵累淸節但取諸此足矣其周愼若此嗚呼是可謂賢母矣立節至艱也知節之重故艱者輕宮室器用財賄人所愛惜也坤之性又爲吝嗇知孤之重則千金敝屣矣然非大賢以上有定識定力烏足以及此至慮及身後賻賵則見其大又不遺其小義精而仁熟與易簣者何以異哉生順治庚子五月初十日得壽七十有六子郎任巡撫者名常安扶柩還

京師明年冬來請文誌墓余奉使南行因乞歸省覲適丁

母憂巡撫君亦以督餉出塞遂不及爲又三年余服闋至都巡撫君亦歸補刑部侍郎尋奉
命出督漕運瀕行理前請乃克爲之孫男五人女二人銘曰
坤之道載物以厚天所助人不能寇德維永貞既貴既壽藏于茲宮保艾爾後

龔近辰暨元配許孺人墓誌銘

乾隆辛酉秋余奉
命典江南鄉試舉龔生錫純第一生恂恂退讓不伐而獨以得出余門下爲幸既乃出其先人事畧一冊請曰錫純不肖荏苒半生不能顯揚其親今獲厠夫子門墻而兩

先人皆已即世貧弗克卜葬殯猶在堂惟是先人之行誼不敢少忘幸夫子哀而賜之誌且銘以祈不朽因稽首流涕余方病久疎筆墨覩生之情詞惻欵諾之未及爲居一歲每見必請越明年余蒙

恩予告歸錫純請益勤情益迫惟不得余文是懼其志念惓惓亦可謂急於大本而厥考之教行於家也可知矣乃按狀而書之君諱如垣字近辰常州府武進縣人雍正初年分縣地立陽湖縣故又爲陽湖人君弱冠工文章補諸生試必魁其儕伍前後督學使者俱器其能凡十一試於鄉不獲舉然爲人意氣宏闊行事高朗磊落根

祗於至性厭德懋爲家世寒素以舌耕爲業脯修所得悉以奉二人不纖毫入私橐母疾篤刲臂肉爲羹以進居喪哀毀逾節歲時饋奠擗踊屏息如將見之事兩兄愛敬備至其喪也皆倚辦於君兄之孤子及姊妹之所出一撫以恩義生平急病讓夷爭大體闊顧物力生計坐是絀賴孺人許氏有無黽勉僶乃得濟尤重祖廟享事切切舉廢墜圖久遠不憚以一身任之許孺人嘗謂君發言輒稱尊祖善矣如身方困何貢曰吾子孫必有能自振者其命意如此孺人亦名家子事舅姑曲盡孝謹讀書通大義隱約恭順終身無疾言遽色稱盛德者

必歸焉自鄉黨之教衰士不講於六德六行孝友之風微而推恩無本至於貨財私其妻子訴誶出於閨門往往而是余觀君氣蓋情摯縱用意不無過當要爲能權於本末輕重間而不爲習俗所移者庶幾古獨行君子之流而內德亦有助歟嗚呼難矣龔氏爲毘陵望族自有明至於今三百餘年科第不絕而君之祖太學生廷謙父邑庠生德裕及君三世皆困場屋錫純亦屢進屢躓今始爲余所得意者厚積之而遲報之將以大厥家耶歐陽公云惟善人爲能有後而傳於文字可以無窮今君之有後其然矣其託於文以求無窮者豈必在余

顧錫純之意惓惓如是余不得而辭也君生於順治戊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雍正甲寅年正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七孺人生於順治丁酉年六月十八日卒於乾隆丁巳年三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一子男二長錫晉前卒次即錫純女二一適許南金一適雍正壬子舉人現任宿州學正顧維鎡孫男四人孫女二人今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原祖隴之次銘曰

古稱不朽莫先於德維孝之則維類之錫天立厥配壹德之良壽哉茲邱白首偕藏有子克承奕世用光

臨川李紱巨來

記一

臨川縣學重建先師殿記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子之恩天性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惟師道則容有不立與雖立而未極所以尊崇之時三代以上之學各以開國之君爲先聖以佐命之臣爲先師以臣爲師則師道之崇未足以比君親矣漢唐並沿古法分先聖先師爲二人宋仁宗始詔天下州縣咸得立學仍各立廟專祀

孔子師道於是乎定而所封文宣王猶仍唐制用王者之禮

王雖三代時天子之稱漢以後則以封臣下是王爵猶

未爲尊崇之至也明世廟始用臣下議略去王爵專稱

先師庶幾在三之義而猶未昭然申明所以尊崇之意

我

國家崇儒重道

聖聖相承

聖祖仁皇帝親祀闕里特用大祀九叩首禮御書萬世師表殿

額頒行天下學宮

世宗憲皇帝益加尊崇令天下避

先師名諱改幸學爲詣學用追王之禮加封　啟聖公以上

五世並爲王爵令

皇上嗣統繼志述事

特詔先師殿用黃瓦葢全乎帝制而後師道足以配君道而

無遺憾也至於

先師殿制前史未詳惟漢文翁治蜀作禮殿以祀

孔子左右殿壁繪七十子像而後世祀

孔子亦無不建殿者非此不足以明尊也撫之爲州嘗宋時

治五縣並建學而臨川爲附郭邑體尤尊元末之亂城

闕蕪條明初遂截削南隅學在城外至嘉靖中始因實

應廢寺改建於城中一時草創材斁楛窳迨今近二百年朽蠹日甚汚淶盈庭其宜修建亟矣婁江李侯來爲令日以修學爲事而未能大修也乾隆四年春集紳士合議又首捐貲倡建明倫堂及尊經奎星二閣惟先師殿工鉅費繁召匠氏料估需銀千二百兩有奇猝難大舉本縣諸生張棋爲余婣屬素有高識試爲勸焉果慨然獨任其費而侯與余同領其事於是撤舊殿重建之木良石勁匠才工精瓦用缸質丹艧重密益以雕繪蔚然赫然若朝霞擁日震眩心目又以其餘力修兩廡三門唐陛泮橋擴樹聲改樓修建禮門義路各四楹邢人

咸喜頌侯之功閔余之勤而尤嘉張君之義乃能成此
二百年來未有之盛事也侯意尤不自已約余再延紳
士之有力者醵銀數百兩改修　崇聖祠鍂齋舍完墻
垣而後學制大備而吾邑所以尊崇
先師者於是而無憾麗牲之石宜勒厥勳以勸後之人而以
文屬余余惟君子於大學之道無所不用其極余與侯
因張君之力於所以尊崇
先師之廟貌者旣已盡心而用其極矣諸生之所以學
先師者亦思所以用其極乎用其極者非謂所學之遂至於
孔子也亦盡其心以盡其才焉耳人之生也其才之分量不

齊而不能盡心以學聖人則皆不能盡其才以用其極者也吾臨川前哲若晏元獻之醇王荊國之高曾文定之正皆能盡其才以用其極他若章介庵陳明水之理學湯若士之詞賦陳大士之經藝力有大小事有偏全亦皆能盡其才以各用其極諸生之志於學者務勉希先哲各盡其才以各用其極庶無負

朝廷所以尊師之教與今日修學之舉也夫

重建臨川縣學明倫堂暨尊經奎星二閣記

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教備於聖人之經經明倫敘文運所由以昌也故郡縣之學有明倫堂又有尊經奎

星二閣而學制乃完臨川在昔為郡舊志稱郡地上應
文昌文昌六星在斗魁之上撫州府學及臨川縣學並
有魁星閣魁星者斗魁上之星卽文昌也魁或作奎取
宋時五星聚奎之祥稱魁星則臨川之所獨稱奎星則
天下之所同從獨則親從同則大故仍從奎而臨川縣
學之奎星閣傾圮近四十年矣尊經閣則自明嘉靖中
遷學以來所未嘗建明倫堂舊建於
大成殿之後　崇聖祠之前而崇聖祠狹隘卑陋不足以妥
神靈婁縣李侯以
簡命來令臨川甫下車卽亟於修學屢捐貲倡修而邑中士

大夫應之者不勇歲爲補苴罅漏而已余嘗佐冬官頗習鳩工庀材事木石大小長短精粗皆能料量之又嘗佐地官掌三庫於筦鑰出入爲習乾隆丁巳丁太夫人憂再踰歲己未春始克赴郡城率紳士應侯命謀修學侯置酒延二十餘人首其事屬余總任句稽營度邑人士服侯之誠又頗信余之拙不屑爲欺也於是咸踴躍出貲力半歲而功成明倫堂高二丈有四尺廣五丈有六尺木良石堅㨿漆明麗宏偉巍煥稱學之制前爲三門傍縱以牆後延尊經閣廣與堂同又加高焉重檐飛甍陵霄俯地適

天子方頒十三經于學奉皮閣中稱尊之義學建于郡城沓柟峰居中最高東偏稍卑堂閣既建若環蒼龍於形勢爲宜奎星閣在　崇聖祠後高阜層臺制與尊經閣同廣深殺三之一聳拔高迥祠殿倚焉勢若負扆邑人士覩之咸欣嘆以爲昔時所未有也侯不自以爲功而屬余記其事余惟君子之舉事也正其名必究其實而後有其效邑人士登斯堂以遊於二閣顧名而思義事親必孝事長必弟居室必和交友必信其出而事君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必盡厥忠而後無媿於明倫之名也至於經義匪徒誦習爲科名之用每覽一義必反諸身以

審其遺合如陸子所云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而後無媿於尊經之實也經明倫敘斯文其不在茲乎文在於茲而文有不昌者乎至於經明行修之士則禮貌之扶持之兢經而蔑倫者則擯絕之懲創之此上之所以鼓舞多士者俟既久已施行而報最伊邇後之嗣任茲土者尙踵而行之彰淑別慝樹之風聲而後士奮於明經修行而文可得而昌也因序其意以告後之人焉

復闢清風門記

春秋書新作南門傳謂作者不宜作也昔所無而今創舉之則曰作曰不宜者昔有而後廢而今復之非作非

不宜也撫爲大郡城周十有六里唐爲十三門宋止存九門而東南曰淸風門者鹽潮所通

國課民生之所利也故又名鹽埠且其地據山川之勝爲風氣所關故撫在宋時晏王曾陸名世之士爲天下所絕無僅有而民人富庶蕃茂見於曾王諸公詩文所敘述而吟咏者亦海內之所稀比元塞淸風門泗聚卸鹽聚於東文昌一門民與商旣以出入爲艱而識者謂財賦人文當日衰落已而果然元近百年撫之科名較宋時纔二十而得一陳友諒之亂上市下市二門暨河頭市烟火萬家僅餘瓦礫以今准古財賦戶口亦二十之

一耳是門可不重關也哉夫形家之言儒者不深道然
公劉之詩逝百泉瞻溥原陟岡覯京已啟相度周公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衛文公立國升虛望楚景山與
京詩書所稱夫豈誣哉顧是門之塞四百有餘歲矣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偶然也乾隆三年余以
憂家居適奉天劉侯來守撫銳意興舉廢墜因請復關
是門侯慨然許可屬余爲文考其端末刊印千篇散六
邑勸輸貲費頗有應者而吾邑令李侯獨身任焉曰吾
首邑也四年之秋據諸君狀由府司達之巡撫都御史
院院報可乃請於郡侯筮日刑牲祭告城隍之神立表

閩士召匠取石於山余方戒裝北行行之日門已闢門旁石立三尺餘矣遂由是門以出再踰月來告門成請爲文紀其事夫門之時義大矣哉闔戶謂坤闢戶謂乾陰陽之義也故易以乾坤爲門人之生也抱陽而負陰故國之城家之宅亦偭陽而偕陰淸風門在郡城東南隅東屬春生物南屬夏長物皆陽也東南則生長之會也登城而望盱水瀠洄近百里來朝來宗靈谷峙左銅陵列右名山大川財賦所從出也門拱而挹之吏安且富民生不亦遂乎山之靈水之秀文章之本也萃其靈秀鍾於是門居是邦者文事將益昌況鹽漕舟楫上下

之利乎雖然孟子謂義路禮門必能遵禮義以由是路出入是門然後天之時地之利交相應焉是又在邦君之所以教與邦人之所以自勉矣門成之日乾隆五年六月某日也

興會書院記

國家啟經筵於文華殿殿之東建傳心殿祀十一聖師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遞傳禹湯文武而迄於周公孔子周公魯始封之君孔子魯人也蓋五帝三王之道盡在魯矣孔子之道傳於曾子曾子之後有文定公子岡先生池於

撫州實傳曾子之學撫城中香楠峰爲先生兄弟故居有書院曰興魯先生嘗講學於其中東近鹽埠嶺建坊亦以興魯名今石礎猶存余少時以試事至郡城必由香楠峰慨然望古徘徊遺跡而後去焉乾隆四年都人劉公至撫力求所以教養士民者謂江西名書院之多甲於天下鵞湖鹿洞象山青原皆前賢講學之區而豫章書院

朝廷授餐養士

聖祖皇帝賜額在焉撫爲大郡獨無講學之地因以修葺來告詢所宜修者予惟撫郡書院始建於南湖之上所謂南

湖道院者也馮倉使去疾黃令君幹改爲臨汝書院以
祀朱子今南湖湮舊蹟泯矣李叅政璧始創栽峯書院
於青雲峯下今亦莽爲荒墟明季郡之士大夫就下橋
寺廢址建崇儒書院今復爲寺且自明初裁削郡城南
半三書院故址皆在今城外於郡侯出入稍遠未便朝
考而夕課也六邑名書院雖多偏在一隅不足以稱郡
侯之意宋時葉守夢得建槐堂書院於郡學之西以祀
陸子最宜修復今就其基建明倫堂更無餘地惟子固
先生興魯書院在郡城城中踞雄勝之勢左環林木右
依縣學絕紛囂宜講習且諸生誦法孔子顧名思義莫

艮於興魯曾子傳孔子之道子固先生又承曾子之家學諸生將仰師鄉先達亦無過於子固先生者則興魯書院修復爲宜或謂呂公著嘗言先生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及大用撫先賢多矣獨宗仰子固先生得無偏於文乎日宋史多采小說行義政事云云晦叔必無此言果有之則一言以爲不智於先生無損也且宋史稱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蔾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行義何不如之有敘先生歷任數州所至有所建立得其一節皆可以爲名吏政事何不如之有史極稱先生行義政事而

復記晦叔此言特以明先生不大用之由而答晦叔之不知耳至於文章則以爲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作者鮮能過推崇至矣雖然此皆先生之緒餘也先生之志在唐論一篇直欲追五帝三王之盛其學在洪範傳齊治均平舉而措之蓋上承曾子之家學以繼周公孔子之傳者書院目與魯道統在焉豈直文事已哉劉公以爲然遂偕余相度規制發貲匠石刻期成事適有豫章之行屬余與臨川令李侯經紀其事半歲而落成前爲大門中爲講堂五楹堂前後列贊舍爲學子肄業所後爲極高明樓祈祀先生主於樓下將別建

撫州先賢祠於樓右俾諸生月釋菜其中樓之後有小邱曰萬羅峰者亦將築小亭爲登眺之所益近閣則萬家羅列遠望則萬山羅列也然皆絀於力未卽成劉公請就今所已成者記之如此公奉天人名永錫以河北分守道左遷來守撫其爲政知大體是舉尤偉是可記也

靑雲書院記

今之所謂靑雲者人爵也古之所謂靑雲者天爵也天色正靑雲近天亦靑附雲而上蓋君子上達之義周子謂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亦此意也史遷謂顏子雖賢

附青雲而名益顯顏子未嘗膺人爵之榮而號稱亞聖爲百世之師至今望之若在青雲之上豈非天爵之謂乎然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則人爵亦得附青雲之義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未嘗非上達特所以致此者必由天爵乃無愧於青雲耳否則身上達心下達安敢望青雲哉撫立郡於臨汝二水之間五峯蜿蜒盤礴最初東南一峯昔人名以青雲所以期郡人士修天爵於顏子之附孔子處則爲天民出則亮天工超然雲霄之上而世俗卑鄙富貴利達之得失不足以累其心也自宋以來縣學依其西麓名世之士如晏元獻

祖孫王荆國曾文定昆季並出其中峯上爲青雲亭四望百里溪山烟雲爲一郡最勝地學者日遊焉息焉時見於曾王諸公之吟咏後學緬其流風亦且得以興起李參政璧愛其勝又築報峰書院於峰之東麓講誦甚盛元季燬於兵火明初裁削郡城南半學宮阻遠嘉靖中遷入城中來游者日稀重以明季之亂樹木斬伐無餘於是講誦游觀之勝地蕩爲荒土余每過之必停車登峯頂憑弔逡巡而後去將圖修復而力未逮也城南傅生欽承故名家子與其同學游謀講習之所問地於余余欣然言於邑令君李侯請即學宮故地爲青雲書

院以課學者侯亦欣然曰是吾志也吾將課士其中遂
與余親至其地規度位置併發清俸爲倡余亦少助焉
多士各以力之所能醵貲料理經始於秋末峯四周繚
以垣爲門臨大道入門東行至峯下爲大門五楹稍北
爲講堂益規模粗具堂之後當爲臨川先賢祠左右爲
横舍峯之上當復舊亭峯左最勝當爲臨眺之軒皆以
俟有志之士賡續爲之余以復
命北行方亟他日得請以歸當極吾力以復當年之盛槪以
益助
國家文明之治固余與侯之志也多士請余文紀其事遂

書以付之勒諸石志始事且成事也

京城撫州臨川二會館記

周制王朝有公館復有私館侯國亦然頗見於戴記及春秋傳皆所以待諸侯大夫之朝聘者其有諸侯入為卿士則皆各有采地自立私館詩緇衣適子之館是也今直仕宦于京師者各立會館郡縣亦分立之葢古者私館之遺意歟㛐任恤於是乎寓北平元故都明永樂中亦由應天遷焉本朝因之明時江西仕宦稱盛故江西會館多於天下省

館四郡館十縣館亦數十撫爲大郡臨川爲大縣獨未嘗有傳聞今象房昔爲撫會館然余考孫國敉燕都游覽志稱明劉元定力院山門爲象房則傳聞之說非也余所居邸舍在宣武門大街東獨爲一衕衕隘故合肥李文定公相府四之一四傳而及余東西兩區共五十有三間西宅堂皇稍壯因署爲撫州會館東宅爲臨川會館初用銀千五百兩雍正庚戌地震屋大壞葺之又用銀二百餘兩余心力頗瘁於是不欲自私而公之

同郡縣士大夫俾仕於

京湖力稍薄者得居焉其正途謁選及公車計偕來

京師者亦得以暫寓焉書其事勒之堅石甃之東序後之人得有所考庶相守以傳於無窮矣乎西宅後爲紫藤軒藤蔓蔽空殆數百年物東宅之東得廢基方十丈許環以堵爲園中積土成小阜上覆以圓亭可望西山下鑿小池池旁爲方亭可休憩雜植桃柳棗榆數十株後人增飾之游焉息焉亦不惡也乾隆五年庚申歲良月

詹事李紱撰命男舉人孝游書

約園記

余家臨川南鄉下麓里之西南隅地勢特高其前有山日南原原之陽有隙地數畝第六弟巨州第七弟巨山

其構小屋數楹讀書其中巨州雅好山林稍加經營畦徑紆迴林箐蒙密遊者目迷又爲天香樓出陰森凌青冥遐矚百里外奥曠兼焉巨山曰吾志約是非吾志也悉以歸巨州而別買地數畝於原之陰遷舊屋三楹其間又益二並淺隘旁建閣祀文昌神曰吾郡所應尼也前臨池逕其中後倚高阜將築樵舍鬻其費纔銀數十兩可謂約矣然吾嘗遊焉入其室書之卷以千計行其庭花之類以百計登其閣四望無際南極於芙蓉廬峯諸山東神嶺黃狐北勝悲諸山西蔭喬木干霄蔽日者無算近撫田疇圍池村墟廬舍殆千家其所藏與所見

不既博矣乎蓋徒務博者窮大而失其所居必能約乃能博也惟學亦然放心求得而萬物皆備彼尋章摘句白首紛如者烏得謂之博哉余老矣造物將逸我矣約園之南猶有隙地焉此行復

命以歸將營三徑與予爲隣約而博吾志也博而約吾學其有所歸宿乎予其謂我何

雲亭記 壬申冬作時年十有八

凡天下之境可以散之六合而不能收之一心者皆拘於墟者也自子長遊名山而文益奇而人始言遊然遊以口不遊以目自康樂開山而人始好遊然遊以目不

遊以心遊以口固虛矣遊以目目遂可盡乎彼其爲雲將爲汗漫與若士之笑盧敖者皆自笑也而宗少文獨圖五嶽於一室而臥遊焉乃始舉散之六合者而收之一室而猶未也至胸中自有邱壑之論出而遊以心之說始定蓋其能收者其能散者也知者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豈必若居而川觀哉予髫亂時已習遊於房氏之雲亭矣荒屋數椽風日之所徧而處鹿豕之所狎而遊其釜鬵廊落固不足以當貴遊之一哂而余輩數年前風朝雨夜講誦唫嘯於其間者無論不足爲外人道即吾輩今日思之亦邈然不可復得雖復名勝之遊不以

易也今舅氏復舉向日之雲亭而更其面貌明窗可居高樓可隱四壁繪花竹烟雲聳然有飛動之勢相視悅然心動不復知其爲向日之雲亭也吾輩幸生

清時優游無事出胸中之邱壑而遊於少文繪圖之一室則他日風朝雨夜其講誦唫嘯之樂將不僅如昔日之所得其不足爲外人道者又不知何如也世有好遊者爲我告曰會心固不在遠還問其胸中何如耳毋譏吾雲亭時康熙丙子涂月漫題素壁併系以詩曰與雲同構此應似敬亭山樓迴憑瞻眺牆低任往還無心從世幻有夢寄身閒樂意誰堪贈徵君獨解顏